周中丞疏稿

江南疏稿目錄

卷之一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下缺

江南疏稿卷之一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祁承㸁陳以聞仝校

到任謝恩疏

為交代到任恭謝

天恩事臣原任通政司左通政萬曆叁拾貳年拾壹月初拾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題奉

聖旨周孔教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提

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寫勅與他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臣隨於鴻臚寺報名次日
廷謝訖拾貳月拾叁日
陛辭恭領
勅諭壹道遵於次年貳月拾玖日至撫屬鎮江府
地方入境隨據應天府將陞任撫臣曹時聘
案發原領
符驗壹道
勅諭伍道

令字旗牌捌面桿副并關防吏卷等項差官齎送

前來交 臣 接管 臣 即望

闕叩頭謝

恩欽遵行事外念 臣 質昃庸下村復迂跡沐浴

聖慈屢叨清貫始由縣令而轉烏臺繼由烏臺而

陟卿寺愧塵忝之踰涯實尺寸之未樹豈謂

聖恩無量

新命復臨顧茲節鉞之榮益深瘝曠之恥況東南

財賦之地乃

國家豐鎬之邦就中之鎮壓甚難意外之艱虞
可慮是惟文武之備具庶幾緩急之無虞顧
臣何人實非其據俯慙委負仰愧
鴻私臣敢不罄竭駑鉛以酬
高厚謹當保安邊境和叶三軍灑
帝澤於州閭振
皇威於海島力雖不足心實在茲臣無任感戴激
切之至緣係交代到任恭謝
天恩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千户高天爵齎捧謹具

奏

聞

妖逆就擒疏

為妖逆就擒懇乞

聖明思患預防以遏亂萌以保長治事據應天府
治中鄭心材通判張必振推官介夢龍會呈
本年拾壹月貳拾貳日蒙南京外守備衙門
紙牌內開據操江家丁陳繼學王承宗張應
登狀首并刀到廳除差巡邏把總秦嘉謨朱
元志雷鳴世雷應元并中軍官黃道章督率
衛總張文運等分布擒獲逆犯李王等貳拾

肆名隨行會同厰府部院研審并將原獲器
械反詩等件粘連押發到廳會問間又蒙提
督操江丁都御史巡視京城李御史孫御史
各牌批俱同前事該職等會審得李王即劉
天緒自供原籍河南永城縣人流寓鳳陽府
臨淮縣朱龍橋念佛吃素號無為教主妖言
朱龍橋畔有七十里雲程至彼處有退骨塘
善男信女塘中洗浴即可脫骨成佛致王宗
等信從或賜緯號為十二天為十二佛為十

二星見有各姓氏文簿併合同路引存證等
月益火信從漸衆江南江北徒從千人遍因
諸人神其妖邪之説遂蓄不逞之心敢僭稱
為闢地定奪乾坤李王諸人同呼李老爺彼
亦輒應有岳氏者夫巳子幼無人拘束被惑
尊崇其教此後天緒每至南京便寢宿其家
九月内失記的日造有反詩四句併寫有妖
書一册聲言冬至日開山拓地李王出世王
宗等始猶疑信相半天緒説十一月初一日

爾等可隨我至

神烈山若我果然是當陽皇帝吾輩拜天後當有豪氣冲天如無豪氣爾衆生便不必扶我延至初一日午時王宗張名吴鳳龍鳳同天緒上山到寶志公說法臺前拜天望氣未見這下山行至

朝陽門外果見天上黑氣一道若天河然自西方起至東南方止王宗等遂信其為真主轉布黨附吳鳳等為伊收買弓刀器械龍鳳等

置造勇巾紅服令一勇巾上有天兵二字證
天緒復自號為龍華帝主岳氏為觀音出世
有佛有任僭封為后岳氏亦居之不疑復為
其男求封官爵天緒遂用紅紙上書勑封欽
賜護國將軍國公付之王宗封定國公張名
封軍師吳鳳封保安侯龍鳳封定國侯陽剔
研審王宗等各供同其楊仁先封指揮後封
護國大元侯王赳亦封保安侯吳熊封為平
定伯傅保榮封豐城伯郭禮封叅將汪升封

護國參將蕭科封護國將軍李應登盧洪崔文史祥薛文學馬達各封爲指揮封官已畢議於十一月二十三日
冬至令鄧秉文武各官謁
陵刦殺名爲收反焚燬
陵寢自
朝陽門進城刦奪衙門倉庫傳令十三門知悉待鳳陽夥黨至日分道搶掠一千人把㸃供是的其封官號紙有未及烧燬起取在官者

有見事發燒燬今因衆證明白各自甘罪無辭者獨吳熊嘵嘵置辯謂出首人也此查對原批文内出首三人並無吳熊在内再審原出首之陳繼學王承宗張應登各供二十一日晚點燈以後捕獲龍鳳時親見吳熊崔文張名同在龍鳳家彼時急捕崔文等吳熊見事不諧方隨王承宗等協拿龍鳳在吳熊詭圖以脫罪在王承宗等姑借以戮力初非先事出首者尤恐未的覆審劉天緒執係黨人

再查馬逵所藏號簿見有吳熊在內即司獄司於吳熊身間搜出紅紙內大書勅封欽賜平定伯吳熊審即吳雄惟是周鶴薛文舉施文先為天緒逆黨詎知悔罪自新力奪原立文簿於岳氏家而於十九日燒燬之本地方總甲陸子高證其汪茂則以與汪升同為衆官牢子誤以茂為升而就獲者林朝吳南各與汪升住居不遠夜深驟驚鐵聞多人樓㨾且自窓內見火光認為火警急開門救火被

官兵不及致詳而誤執之者萬仰清以無知
犯夜而被縛劉世芳以與王起同寓而就執
徧審劉天緒王宗昊鳳等衆口一詞咸與稱
○寃肴得劉天緒村野鄙夫崇尚佛教倡邪傾
衆病狂喪心偽授官職明犯不
赦之條謀及
陵寢陰圖不軌之狀借王稱帝各犯之質證匪誣
反詩妖書諸兇之罪案有據王宗等輕信左
道希冀偽封煽動愚民幾成大難輕議無以

懲姦驕死可憐衆命岳氏以寡婦與逆賊同
居且代子而乞求偽辨陳學因毋冒干刑憲
孤弱可矜然信妖而甘哄誘法難輕恕周鶴
薛文舉施文燒文簿於黨附之後較之悍然
不顧者殊科然知而不首似與總甲陸子高
同律萬仰清當捕獲妖逆之時輕犯夜禁劉
世芳不詢王起來歷誤與同眠林朝吳南故
獲審非其辜應否處為省放事干重大未敢
擅擬等情到臣據此又准南京內外守備等

衙門將具題逆犯劉天緒等叛逆緣由疏稿
移送前來准此除各犯罪狀業經南京內外
守備等衙門各別具題候
旨處分臣不敢復
瀆外誅臣看得劉天緒么麽小醜敢蓄異謀假借
佛氏之書妄談天子之氣振螳螂之臂稱帝
稱王聚蚊蚋之羣乞封乞號似鰍鮒之跳躍
若蜂蟻之結屯自取滅亡甘爲悖逆幸
陛下威靈遠被神武布昭遂使奸狡之謀先期而

自露田邪之黨中宵而[illegible]獨怪
皇仁廣覆猶見背陽之禽
世道清明乃有吠堯之犬以此思亂亂可知也
陛下勿謂今
國家全盛此輩鼠竊狗偷無足慮者自古大亂
之本必起於小盜天下無小盜則奸雄無所
以為資故昔之盜賊或起於畎畝或起於商
客或起於士卒或起於負擔其初甚微細然
以小合大漸成巨盜縱橫難制遂亂天下蓋

盜至於亂天下此亂形也其起甚微細此亂機也亂之形雖見於亂之日而亂之機實萌於治之日辟之大厦之顛豈一日而顛必先見之一覺一榱之損於小損之不補故積損成顛是損者顛之機也

國家之亂豈一日而亂必先見之一二小盜之跳梁惟小盜之不戒故積小成大是小亂者大亂之機也夫亂機之萌惟不可使至於成形亂機而至於成形雖有智者不可以措手

今天下昇盛乃一二小醜敢於跳踉一見於淮徐之趙古元再見於八閩之劉志遠今又見於

金陵之劉天緒夫一之不已至於再再之不已至於三天下之人心可知亂機也臣之所謂積也誠恐日積一日養成長大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敢如春風養艸木但見其盛事至而未知禍構而方懼蓋亦晚矣即逆賊劉天緒亦云吾且為今日之陳勝吳廣此其言

深可恐而其機甚可畏也臣獨怪逆賊劉天緒不過閭巷之流民耳即其黨羽所謂十二天十二佛十二星者如王宗普書發就擒易如拾芥爾勇幾何乃敢於發大難之端如此此不過窺見天下之窮愁而禍釁可乘故耳年來橫政所出姦雄生心窺左足而思逞者不少今天下空虛處處無備臣每念及不寒而戰

皇上聰明神聖燭遠見微宜鑒天下之機而蚤為

之備除逆賊劉天緒黨伙係
聖明勅下該部院轉行南京法司將一干人犯發
審明確覆請
聖裁正罪其餘一切弊政當更者改當行可為救
拯人心之舉者仍望
皇上亟採諸臣之衷白發
賜施行臣所慮者亂賊屢變旋即撲滅遂生玩愒
之心見言事者累而聽之已熟遂生厭聞之
念則其為憂方大耳況

鍾山火起泰州天鳴大教場星墜
天變見於上兵端見於下此何等景象不可不思
不可不懼昔申屠剛有曰未至豫言固常為
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可為名言臣誠非私
憂過計願
皇上留神省察再照臣屬上自安慶下至蘇松相
距二千餘里而遙原奉
勅諭内開春夏巡歷蘇松等府秋冬巡歷徽寧等
府兩地遊巡而句容適綰其中彈壓為便自

萬曆三十一年偶因蘇州士變奉

旨移鎮蘇州蓋謂東吳多事故耳臣自承乏以來

竭犬馬之力一切拮据綢繆沿江海一帶地

方似已無虞惟是應天諸府相去甚遠無論

其他即文移往返動經旬月難鞭之長不及

馬腹今劉天緒等雖已就擒而人心搖兀不

無可虞除臣欽遵

勅諭仍舊往來移駐以重彈壓以圖安攘外緣係

妖逆就擒懇乞

聖明思患預防以遏亂萌以保長治事理為此具

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推廣　聖慈疏

。為仰遵

明旨推廣

聖慈以終實惠事須准戶部咨為水災重大閭里

艱難仰體

聖慈予憲蒼赤畫蠲米麥粮稅以重

邦儀以隆至治事福建清吏司案呈准戶科手

本關稱天津稅監御馬監太監馬堂於萬曆

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具題十一日奉

聖旨米糧柴薪肩挑背負貴已有旨不許徵税以
恤窮民都著遵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恭繹
明旨米糧柴薪不許徵税固不待言至所謂肩挑
背負者蓋指小民各項肩挑背負小小生理
俱當免税其實不專指肩挑背負柴米二件
而言也如係薪米即車載船裝
舊制豈宜徵税
明旨謂前已有旨又云都著遵行未嘗謂災荒則
行歲熟則止也若暫免一時後復藉口歲歉

徵稅酌量以恃

旨禮徵論煙竹各貨無按時行各稅監務要遵奉

前徵

明旨內事理搭一應米糧柴薪及肩挑背負不論

豐凶不拘水陸俱量仰體

皇上恤民德意盡行免稅勿得暫免復徵取戾等

因備呈到部看得米糧

舊制無稅

新旨申飭更嚴以徵價有據置之人藉口成熟起

徵者當以待
旨禮徵從重參處分咨到日徵收遵
明旨隨即備行應天府蘇常鎮三[illegible]及太[illegible][illegible]
監及行令各府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免稅訖當具時
宸綸一布萬口歡呼即克齊之如天好生何以加此臣獨惜此仁心仁聞而民不實被其澤者何也蓋臣屬十一府州之關權貨不過千里而還隨地設關如網之密暴歲總計正稅餘

十萬餘兩而土儀杠解諸費又加半焉共計
十五萬餘兩夫此十五萬餘兩之稅以十分
計之蘇松常鎮四府蓋十之六蘇松常鎮四
府之稅以十分計之出自米粮者蓋十之三
四今米粮一稅已奉
明旨不許徵收夫當此箕及錙銖之時猶留此一
線以甦疲民所謂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詎
非
皇恩浩蕩臣子所當將順不遑者第免此十分中

三四分之米稅便當減此十分中三四分之
稅額庶
皇恩不虛而民霑實惠令米稅既免而原額不減
即此三四月以米缺額甚多此該監所目擊
倘見謂
進奉舊有常額包陪原有定議不問所入之達
取足一成之數則此十分中三四分之缺額
將何取盈乎加之別商則凡此刀錐之末毫
髮難增索之地方則當此繭絲之區脂膏已

竭搜括於庫藏則數年之搜括已錙銖無遺

即今之織造且留至三十五六年有司蓋束

手無措矣無米而炊巧婦不能是

上有免稅之虛名下不霑免稅之實惠嗟嗟畫餅

可以充饑望梅可以止渴扎此必不可得之

數矣今夫富家巨室置庄田招佃客本以課

租非行仁義而亦有時放免欠負者誠恐客

散而田荒所失有甚於所得者

國家財賦全倚東南東南財賦全倚三吳則此

三吳者乃一

皇上之上庄良佃也此

皇上首當愛憐而保護者柰何破壞之乎倘

皇上念及於此盪滌煩苛畫弛關禁諸貨一無所

問與民更始則此疲瘠之民感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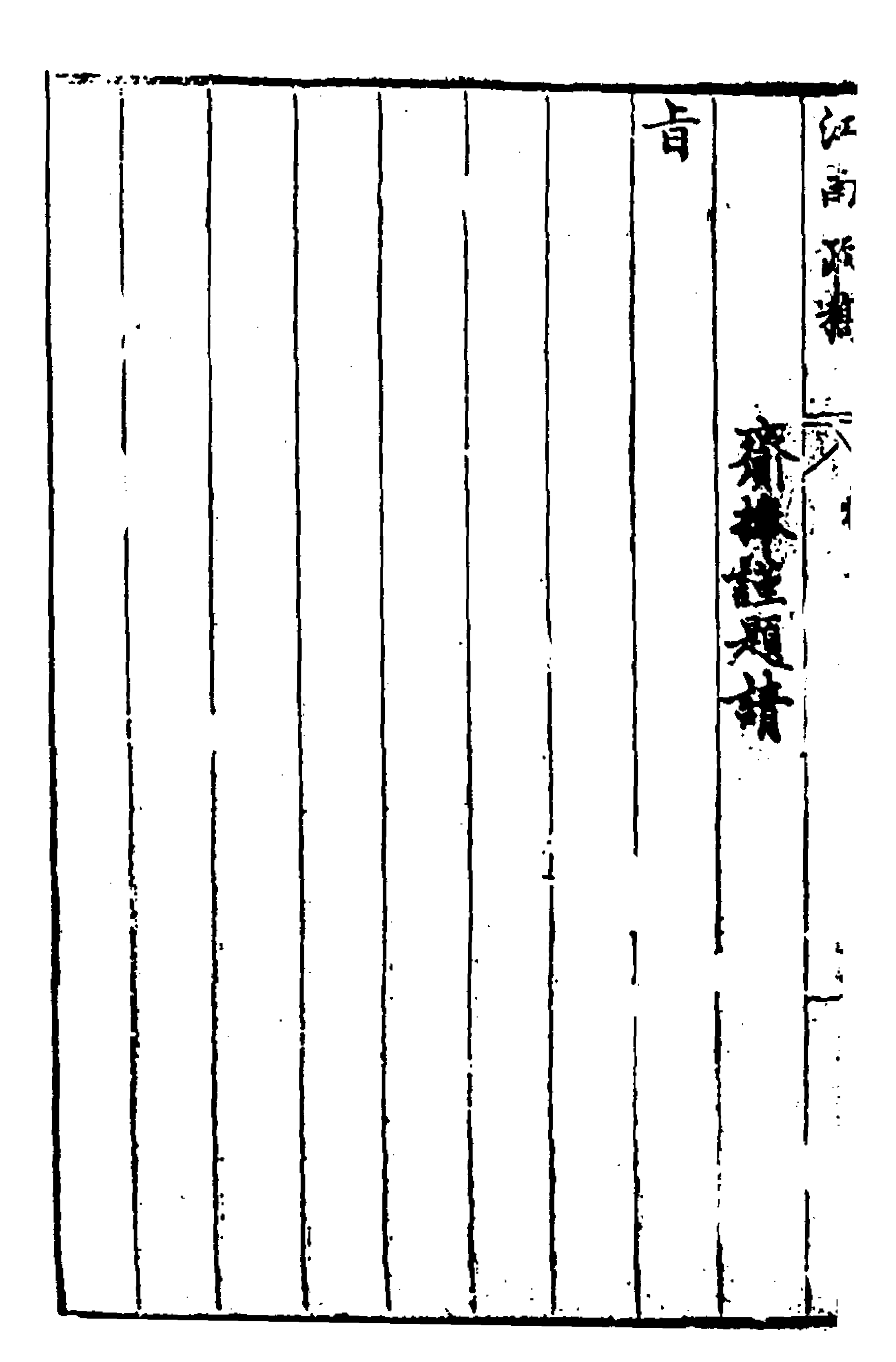
聖慈懽呼鼓舞不啻脫湯火而沃清泉矣不然亦

寬於彼責償於此朝三暮四民不可愚萬一

督責一嚴潰決四出禍之來也不待智者知

之臣過慮又不特容散田荒而已

皇上勿謂臣今日不言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户部覆議
上請將前項新加額外諸稅
俯賜全免行臣遵奉施行庶
皇恩廣被而萬民霑恩所以奠安
根本係又蒼生者非淺鮮矣臣不勝懇祈待
命之至緣係仰遵
明旨推廣
聖慈以終實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林謹題請

旨

推廣德意疏

爲推廣

皇上德意一視同仁以終盛美事臣頃見

皇上憫念蘇松肆府輸課陸萬米稅居半

俯從臣

請減免額課貳萬兩時正當仲夏亢暘之秋青黃

不接之際小民皇皇莫必其命

綸音一播不啻更生盖米稅既減農商出途米船

麥舟輻輳鱗集市價不踴民免溝壑一時蘇

松肆府小民莫不歡欣鼓舞扑將舉手加額
祝頌
皇上萬壽是
皇上之所免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而所全活者不
知幾億萬命惟是應天太平等府之民猶之
蘇松肆府之民也其米麥免稅同其稅額虧
缺亦同其今歲災祲亦同顧一蒙
蠲恤之仁一猶向隅之泣是蘇松肆府之民何幸
應天太平等府之民何不幸也

皇上天地覆載廣被無私必不忍同仁而異用況
應天等府為
湯沐重地此尤
皇上所首憐而加意者臣節據應天太平徽州安
慶等府紛紛具詳稱每年原包認稅銀連額
課解杠鋪墊土宜樣銀等項共該銀伍萬柒
千玖百兩近因
蠲停米稅徵收比前大縮稅監吊取春夏二季稅
銀思無抵補只得將秋季所收銀兩湊解萬

一秋冬又缺何以應之臣已移文該監即該
監亦心知小民之苦而拘於成額不敢自專
有司目擊災民之狀而束於原數無由仰控
即令應天等府之民延頸企踵望被
皇恩不啻農之望歲臣再三躊躇計無所出以故
不得已為馮婦之請惟有望
皇上推恩一視
俯賜寬減而已謹會同巡按御史曹楷冒懇於
皇上之前伏乞

皇上俯念
湯沐重地將澤及於蘇松四府者推而廣之舉此
加被將見十一府州之小民又莫不懽忻鼓
舞舉手加額北嚮祝頌
皇上萬壽臣等無任懇祈待
命之至緣係推廣
皇上德意一視同仁以終盛美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地方水旱亟　賜勘處疏

爲地方水旱相仍民不堪命謹遵例

奏報懇乞

聖慈亟賜勘處以保遺黎以固

邦本事據應天府署印府丞徐申呈據上元江寧句容溧陽溧水江浦等縣各報地方春末夏初雨水霪潦二麥盡朽伍月以來旱魃爲虐三時不雨池塘乾涸禾苗枯槁等因申府

爲照本府所屬地方春末霪雨爲災麥俱腐

爛入夏愆陽作沴苗復焦萎民心皇皇冀請
蠲恤除行本府管糧廳督各縣掌印官踏勘
的確分數另行通詳外查得具報秋災限期
正維其時合行呈報以候具
題等因又據蘇州府吳縣常州府武進無錫江
陰宜興靖江等縣鎮江府丹徒縣各申報地
方旱災寧國府宣城南陵涇縣等縣池州府
建德縣安慶府懷寧潛山太湖宿松望江等
縣安慶衛各申呈地方水災緣由及各屬災

民紛紛赴臣衙門告災情詞迫切言與淚俱
下隨批各該道府查勘議處并查未申州縣
未告災民聽其徑自准理申報外恭查先准
戶部咨為水旱災傷懇乞
天慈特賜賑恤以安地方事內開省直災傷夏災
在伍月秋災在柒月巡撫先行奏報巡按一
面查勘得實具
奏造册送部以憑議免議賑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欽遵在卷今據前因該臣看得撫

〇屬地方乃
國家根本重地財賦輿區所藉上完
國課下養民生惟麥與稻是賴年來非水則旱
加之橫征蓋十室九空矣跂望今歲豐登少
紓積困詎意肆月以至伍月霪雨連綿晝夜
不止登場之麥穗悉皆朽腐插蒔之秧苗盡
遭淹沒民心洶洶無復望歲臣督行各屬竭
誠祈懇幸得晴霽乃伍陸月之間三伏不雨
井泉枯絕支河斷流阡陌塵飛田疇龜裂臣

顧彼民嵒拮据步禱雖幸得雨然過時之雨竟無補於既槁之苗即盡力車戽或可救援一二惟是生機日息收獲必微

國計民生將安所利賴扎是以地勢高阜去處如上元江寧句容溧陽溧水江浦吳縣武進無錫江陰宜興靖江丹徒等各縣俱以旱災報地勢卑下去處如宣城南陵涇縣建德懷寧潛山太湖宿松望江安慶衛各以水災報其服徵禛忍饑餒之民相攜而哭告於臣衙

門者不可勝數似茲景象即使連年豐稔猶不能當一歲之災荒矧加以疊災之後乎譬之貟病之夫元氣索然醫藥難施終必至斃若不大加蠲恤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勢所必至萬一盜賊蜂起姦雄乘之大爲可憂凡此皆臣奉職無狀上干
天和所致除痛自修省及行各屬委官踏勘聽候
按臣覆勘外相應
奏報伏乞

勅下户部備行應天蘇松二按臣聶賢具
奏其餘未報州縣不妨徑自勘實併
請庶瘡痍有復內之日而億兆蒙
再造之恩所以永
皇圖而培
國本者在此舉矣緣係地方水旱相仍民不堪
命謹遵例
奏報懇乞
聖慈亟賜勘處以保遺黎以固

邦本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地方災異疏

為地方災異事據鎮江府申據丹徒縣申據陰陽學署印陰陽官霍應雷呈稱本年七月十五日戌初時分空中偶聽有聲如風濤大響自西北方來往東南方去中有煌出敵月落各有方十六十七日夜亦響聲如前又於二十六二十七日俱在西末後至夜黑雲內自西南方來響往正南方旋東北方而去又於八月初五初六初七日戌時分亦有黑雲

布如蓮花形內響如濤如樹吼之聲自正南
方來復退正南方去如此退復旋轉不定每
自天曉止似遠去又非秋聲又非天籟其響
異常等因呈縣申府轉申到臣臣未覩
禁書不知所應何事惟是詢之占驗家僉云兵象
此其有應不應所不敢知但徵之人事三吳
地方年來賦重役繁人愁户急閭閻蕭索帑
藏空虛頃太平等府星變水災既如彼今鎮
江府所報灾變又如此臣為是凛凛所為憂

外之憂蓋有不忍言者夫變不虛生災由人
召臣實奉職無狀何所逃罪除痛加修省及
通行所屬文武各官撫恤軍民慎固防禦外
惟是榷關之害織造之煩此二事甚為地方
之大病臣前疏已詳伏乞
皇上上省
天變俯念民窮
大加憐恤
恩賜停免庶幾轉災為祥凡此孑遺之民不啻更

生莫不舉首加額仰頌
皇仁無窮時矣緣係地方災異事理爲此具本專
差舍人　齎捧謹具題
知

類報地方災異疏

為類報地方災異乞

賜寬恤以蘇民困事據太平府申據當塗縣申稱

本年六月十九日夜定更時分本縣知縣勞

永嘉正苦熱夜坐忽有青綠異光皎亮閃爍

燭及鬚眉老幼驚駭仰起看之猶見斗大異

星從南方發至東北方約二三丈許後有小

星數顆隨之須臾始滅又據繁昌縣申稱本

年六月初二日雷雨大作本縣各山發蛟平

地水湧數丈民居漂流百姓溺死者頗衆縣治盡皆渰沒越數日水雖漸退地尚浸濕塗泥至本月十九日夜定更時分本縣知縣鄧一儒為衙舍傾圮披衣露坐忽見南方一星大徑尺許其光與月無異閃爍片時屋宇竹樹恍惚在氷壺中自南移至東北方光芒迤邐約四五丈少頃漸滅各等因申府轉申到臣據此先據太平府繁昌縣申稱本縣僻處山谷去江頗遠自四月終旬後天道亢旱未

苗枯槁本縣遵奉明文虔誠祈禱幸獲甘霖不意六月初二日夜雷雨大作白馬山洞山白果冲紅花山金雞嶺等處各出蛟平地湧水數十丈山上水溜如瀑布響如雷震聲徹遠近夜半渰沒縣治水深三尺餘本縣冒雨督率民壯嚴謹庫獄晨起團總閔𥧌芉等報稱自鄉至市濱河一帶民居漂流渰死男婦無數低處田禾盡皆陸沉等因又據徽州府申稱徽郡僻在山中六水交會今六月初四

日霪霖連宵洪水驟從本日辰巳二時平地水高數丈遂至壅閉城門傍府河西橋沿河一帶鞠為巨浸傾盆注雨撼地鳴濤閤含城垣一時頹塌本府急備簰筏多方撈救而其居逼湍流難施度濟者不免閤被漂去浮屋流屍自上而下日每不計其數本府隨為捐俸棺埋仍其葬于魚腹者又不知凡幾矣號呼之聲徹於遠近本府目擊驚痛拊心至於田廬漂沒被災淺深都圖之見告者踵至叅

縣之開據者未齊統俟類查申請等因又據
歙縣申據本縣坊里洪培叔江惟盛等連名
呈稱徽歙僻處山中不幸今歲霪雨連綿積
水已若無洩茲於六月初四日又值暴雨勢
若傾盆三四晝夜並不消點山水瀑漲兩城
忽浸丈餘房屋衝頹一望俱為汩沒財物盡
入波濤男婦悉填溝壑高田坍塌低地成渠
等情呈縣該署縣事本府通判林如喬親勘
是實目擊寒心委難寧處等因又據寧國府

申據太平縣申據本縣通邑里長項宗興周永興等連名呈稱本年五月二十日夜雷雨驟發勢若傾盆山蛟齊出溪水陡起數丈平地亦有丈餘近山者人屋俱奔屍骸堆積墳塋田地盡蕩家資六畜俱無復於六月初二三日連夜迅雷洪雨猶大於前損壞田房更甚於昔等情隨該本縣親勘甚真具申到府該本府覆覈無異情實慘傷等因及據南陵縣黟縣休寧縣各另申報水災緣由前來俱

批徽寧道查勘間復據申報前因該臣會同
巡按直隷監察御史宋燾看得太平徽寧等
府爲
畿輔要地乃兹旬日之内星妖水怪疊至交作
殆非小變考之占驗皆爲兵爲饑之象臣等
實奉職無狀除先率屬痛加修省外竊念變
異不虚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
消弭之策今星變水災並至如此
皇上得無謂此一方病不足爲輕重耶昔宋咸平

彗星出營室北宰相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真宗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此真可謂有仁君之度况茲太平徽寧等府乃
國家豐鎬之邦
根本之地語曰欲樹之長當固其根本今
國家財賦大半倚辦江南江南百姓男子疾耕不給於轉輸女子勤織不實於杼柚此
皇上之勞民也加之年來征榷旧急生理日蹙焦介勞而下多苦鴻鴈散而民未安餘息之民

僅僅如縷乃今太平徽寧等府又不幸星變示異大水為災膏腴變為汙萊城市莽為巨浸粟米翔貴民不聊生老弱轉于溝壑少壯不迫而為盜又將何之頃者劉天緒之變可為寒心即今救禦之策如拯溺救焚似以蠲賑為急但蠲征既若常額取盈賑濟又恐小惠難徧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該臣等一面備行司道將被災人户審實分别發倉賑濟瘥死恤生以救目前不敢一一瑣瀆

天聽但臣等據父老遮道泣訴云民間疾痛苦不
得
上聞者甚多乃其所剝膚而切身者獨苦稅耳
皇上四聰之聽無遠不達四方之憂雖微不置往
者念茲
根本之地憐此勞悴之民減稅四萬兩江南百
姓莫不舉手加額忍死額爲
皇上不叛之臣即頃者劉天緒作難呼之不應此
非

皇上浩蕩之恩深結其心乎但尚餘稅銀十一萬
五千兩此在
皇上視之太倉一粒耳儻當此災害並至之時窮
民易德之際盡捐而蠲之將見民心悅服即
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是之謂散其小儲成
其大儲捐其小實固其大實利莫大於此額
皇上留聰明之鑒警
天地之意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伏乞
勅下戶部將應天蘇松等處稅務盡

賜停免太平徽寧等府被災縣分行臣等勘實覆
請破格蠲恤庶
聖德格重玄而
皇圖綿萬禩矣緣係類報地方災異乞
賜寬恤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